

我在张坊的几年

付洪珍

（一）赴校学习

我是解放后的 1952 年 4 月从北甘池村第一个出去的。参加房山县供销系统考试，被录取后，由县总社把我们送到河北省通县专区会计专业学校培训的。那时候房山县属于通县专区管辖。专区共辖十三个县，其中有房山、良乡、昌平、密云、大兴、延庆、三河、香河、蓟县、通县、平谷、怀柔、门头沟。

我们是第四期学员了，其中有：付洪珍、王德、支国旺、魏墨森（女）、刘玉珍（女）、高玉珍（女）、佟建云、李焕禹、霍林平、吴强、金章、刘占海、周福庭等二十五人。

校址在马厂村。到校后被校部编班，每班十三人，每县一人组合一起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学员们就三个年龄，十九至二十一岁。那时候的人都没出过远门儿，见了生人都不敢说话。在入校十来天里，同门之间很少对话。听完课都不声不响的做自己的作业，不会的题宁肯去问老师，同学之家也很少交流。十天过去了，陌生劲儿淡薄了，这才相互询问：“你是哪县的？”“房山的，你呢？”“我是良乡的。”“你是哪县的？”“我是昌平的。”“……？”“……。”

一个月后都熟了，就跟亲兄弟姐妹们一样，生活学习在一

起。学校的伙食是窝头高粱米粥。一个星期改善一顿伙食，吃顿白面或大米，炖肉。学员们文化都不高，初中程度就算是秀才了。我的文化更低，只读过两年私塾，就因珠算打的好，才被录取的。

学校的课程，以学习会计知识为主，兼学政治。由于文化水平低，老师给讲的课很难消化，所以在阴历六七月的大热天，我们都不睡午觉，就三三两两地跑到校址东边百米之外大河堤的柳荫下研究作业。

政治生活，非常紧张。每个星期，以班为单位召开一次生活会。学习的文件，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，《反对自由主义》每次必学。学后对照精神，检查自己有哪些缺点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这叫加强政治团结，这种团结是牢固的。

四个月的培训结束了，头天校部主任给同学们开会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学到了知识，明天该回各县了，要走上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岗位。今晚做好准备，明早打好你们的背包，吃过早饭就走了。”这个会开完后，当夜同学们都不睡觉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聊哇聊哇，都有说不完的话。

翌日上午，各县接人的大敞汽车停在操场上。叫同学们上车，然而几百名同学，你拉着我，我扯着你，互相抱着哭哇，谁也不上车。学校领导也同情同学的心，不禁也是心里热乎乎的。是呀，四个月的同窗，他（她）们都待热乎了，跟兄弟姐妹们一样，这就是平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结果。

可是同情是同情，也得叫同门上车呀。校部政治主任刘国卿大声说：“同学们：别哭了，今天不叫你们走了，大家站好队，快站好队。”听刘主任一说，几百名同学跟往日一样，稀拉哗啦地站好了队。刘主任在队前说：“同学们，现在我们大家唱一支歌，我领唱，我唱一句大家跟我唱一句好吗？”

“好”大家异口同声。刘主任唱到：“人民需要 we 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，唱”“人民……。”连一半人都没敢张嘴。同学们心里明白，这是刘主任现编的歌词。刘主任又说：“同学们，国家培养你们，你们学到了知识，人民需要你们赶快回去，人民期待着你们，走上你们的工作岗位，好好地为他们服务，你们就忍心在这里哭吗？赶快擦干眼泪，背起背包上车吧。”同学们心领神会，觉得不走是不行的。于是有几个同学带头上了车，然后几百名同学都上了车。上车后，互相招收呼喊：“通信；通信；想着通信。”“轰隆隆……，汽车发动了，我们二十五个同学，回到了房山县社。我被分配到张坊基层社。”

（二）今天要达到目的地

阴历的七月十三日，我们二十五名同学回到房山。县社主任李明（后来他当了房山县委书记）给我们开会说：“你们经过几个月的学习，结业回来，成绩都很好，但有一名同学在学校犯了错误，根据学校转来的档案材料，XXX 同学就不做分配了。散会后吃过午饭，按照分配的地址，今天一定

要到达目的地，谁也不准回家。到了被分配的单位，报了到请了假在回家看看是可以的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”“明白了。”我们异口同声。“下边由人事科的赵科长宣读分配单位。”赵科长说：“李焕禹分配石窝供销社，金章长沟供销社，王德城关供销社，霍林平南窖供销社，高玉珍石楼供销社，付洪珍张坊供销社……。”二十三名同学分配完后他又说：“现在到伙房吃饭，饭后带上介绍信就各自登程了。XXX同学，吃完饭你就可以回家了。”他都没吃流着泪就走了。

阴历的七月，在火辣辣的阳光下，我们带着人事科开的信各自登程了。幸好，去张坊正从我们村路过，到家时已是下午三点了，进了家见了亲人叫了声：“妈，爸爸，人老可好？”老人一见是儿子回来了非常乐。我刚放下背包，妈高兴地冲儿媳妇屋就喊：“秀梅，你快过来，丫她爸回来了。”

（秀梅是我媳妇，丫是我闺女）秀梅听到喊声，撂下手中的针线活、迈动着两只大不大小不小的解放脚到了婆婆屋，瞧我热的满脸通红，他说：“天哪！瞧热的脸都红了。”她舀着凉水又说：“你也不睡个晌觉，是从哪回来呀？”“房山县城。”我说。她把毛巾用凉水沾湿拧了拧说：“给你，擦擦脸吧。”妈说：“把丫她爸的背包打开，趁阳光好晒晒吧。”秀梅刚要去解，我说：“妈，别解我的背包，今儿个我不在家住，这是顺便到家瞧瞧二老和秀梅她们我就放心了。我们领导说了，谁也不准回家，今天要到达目的地，我被分配到张坊吗，

从咱村过，这是个方便条件，到家看看，一会儿就得走。”妈又说：“你就在家住一宿，明儿再走。”“不成吗，我们有纪律，犯了纪律会被开除的。”我又把在学校犯错误的同学被开除对妈说了一遍。妈还说：“你在家住一宿，你们领导不会知道的。”“不成，妈，我们有县社开的介绍信，信上写着日期呢。”妈叹口气说：“唉！真是为人别当差，当差不自在呀。前几天秀梅对我说，她梦见你回来了，你逗丫丫玩儿，丫丫一乐把她乐醒了，原来是个梦。”妈说话时，秀梅两手不停的擗着我背包上的浮土。她说：“妈，丫她爸说的对，还是叫他走吧，要不，犯了纪律也会被开除的。”妈冲秀梅一乐，心说，你说的不是心里话。是啊！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，好几个月没跟丈夫一块儿住了，怎么舍得叫他走呢，可是得遵守纪律呀。

我问秀梅：“丫丫呢？”她说：“睡觉呢。”到了她睡觉的屋，我瞧着她圆圆地小脸儿，我说：“她要醒着我抱抱多好哇。”“谁叫你赶上她睡觉你回来呢。”

就这样，我在家吃了顿饭，路径西甘池、六间房、后石门、陈家洼、白岱等村，天快黑时到了张坊，把介绍信交给领导，领导一看，才知是给分配来的会计。

（三）实践

我报到以后，原来的老会计冯陆文就要交账。隗主任（隗福巨，卧龙村人）说：“先别，付洪珍同志学到会计理论，

但在实践当中不一定能胜任会计工作，暂时先担任出纳，实践一段再说。”

这个时期，正是集体的供销社与私人商业市场竞争的时期。国营，供销社不去占领市场，私人商业必然要去占领。国家的政策又不允许取缔私人商业。所以供销社就以秤平斗满尺码足和良好的服务态度，价格公平来吸引顾客。

张坊村，逢三六九日是大集日。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，逢集日就到门市部帮助售货员卖东西。

在花纱布门市部柜台的一头，装有一块能掀得起放得下的活动木板，是为内部人员出入方便设置的方便门儿。有一天大集日，我在门市部帮助售货员卖布，一个陌生人，掀起活动木板，想从此进入院内。“喂！同志，非本社人员，不能从此出入。”我把他拦在方便门外，那人微微一笑退了回去。晚上开会，隗主任还表扬了我，说我警惕性高，责任心强。原来那人是县社服务经理部的孙经理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把这事告诉了主任。

此时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之说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我找到隗主任说：“隗主任，我想请两天假回去看看父母。”主任说：“业务这么忙，一个人顶好几个人使，尽量别请假。”主任不批，也就不想回家的事儿了。一个月挣多少工资我也不问，就是吃了干，干了吃，伙房的大窝头小米饭，吃完管理员一些就得。有一个月过去了，我又找主任请假。主任说：“业

务太忙，谁的假都不批。”即使思想不痛快，也不闹情绪。

我来张坊三个月了，父母和秀梅都不放心。秀梅对婆婆说：“妈，您说这个丫她爸，他走那天，我还千说万说，到张坊报了到，请个假回来两天，可是又好几个月了，也不给家来个信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。”婆婆心里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她想到另一个问题上去了，一九五一年，儿子在村时，他演过《小女婿》，这出戏演过以后，在甘池地区引起了很大轰动，父母包办的婚姻离婚案时有发生。秀梅石哥童养媳妇，儿子对她一度产生过反感，吵过两次架，声称与她离婚。父母对我好一顿训斥。我也想，既然成了夫妻，并且有了孩子，不能当陈世美。婆婆想到这上头去了。于是她说：“秀梅，你给丫她爸写封信，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呀。”秀梅托人谢了封信邮走了。

不到十天，张坊供销社街道了这封信。我在这伙房吃饭，售货员小穆走进伙房说：“付洪珍，你的信。”当时我拆开就瞧，在我背后的小王就念：“丫她爸，你又好几个月不进家了，家里人很不放心，丫丫尽爸爸的叫你，你不想咱的丫丫吗……”小王这一念，被吃饭的隗主任听见了，他顺便问：“付洪珍，你已经结婚啦？”“我的闺女都会说话了。”主任又说：“付洪珍，吃完饭到我屋有事说。”我撂下饭碗就去了。主任说：“你坐下，你来着三个月了，跟我请两回假都没批，不知你结了婚。你对我没意见吗？”“没有没有，还是工作

要紧。”“这样吧，三个月工资给你一块儿开，你的工资是一个月一百六十斤小米，每斤小米按一千一百元折，折成十七万六千元，三个月开给你五十二万八千元（当时一万元就是如今的一元）到伙房还请三个月的饭钱，剩余的你带回家，放你三天假，嘎。”我还请了饭钱，临走前给爸爸买双鞋，给妈买双袜子，给秀梅扯块花布，还给丫买个小玩具，回家了。

这次回家我不从小道走了，推上了供销社的共用自行车，路径火石坡、塔照村、南尚乐、半壁店、南北正等村。我虽然推着自行车，但不会骑，边走边练，不知那车倒了多少次，有事还把我压在底下，逗得行路人发笑。三十多里路，天快黑才到家。

我把钱逃出来说：“妈，这是我三个月挣的钱，给您吧，二十多万呢。”老人接过钱心说，儿子会挣钱了，老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高兴地两眼乐成一条线。然后抽出五万元说：“秀梅，给你，留着买点这个那个的。”秀梅说：“妈，我不要钱，留着咱家用吧。”婆婆嗔怪地说：“拿着，丫她爸挣的钱应该多给你点才对呢，因咱家困难，我多留点二，就给你五万，拿着！”秀梅高兴的把钱接了过去。

“哎，你饿了吧？”秀梅问。我说：“还是早清儿吃的饭呢，真饿了。”“你想吃什么，我区给你做。”我知道大米白面很缺，便说：“有大葱吗？”她说：“有。”“棒子面烙饼，

大葱蘸酱就成。”她按照我说的很快做好了，吃完饭天也黑了。妈说：“秀梅，丫他爸走了好几十里路，累了，你们早点儿睡觉吧。”秀梅答应一声，我们睡了。

（四）换位

县社又给张坊供销社分配来一位新结业的女会计叫刘丽，十九岁。他来了以后，舍内召开了一次理事会，对人事做了一些调整。他们考虑到，出纳员的工作小姑娘干最合适，不卖大力。现在仓库保管员没有合适的人干，于是会议决定叫我担任这个工作、这个工作比出纳员要累，有时装装卸卸，小伙子干最合适。

张坊供销社有六渡、十渡、石门儿、卧龙村、西白岱、下滩六七个分销店，再加上张坊本街的五六个门市部，共有十几个小单位跟仓库打交道。从县里进货，再往各小单位发货，工作相当忙累。进货时要由仓库保管员填写三联单，一联留存，二联保管员的入商品账凭证，三联交会计转账。发货时也由保管员填写三联出库单，一联由保管员销账，二联随货物走，作为收货方的入账凭证，三联交会计转账。白天折腾一天，黑夜还得开夜车，按照商品品名、数量、金额进账销账，几百种商品那个弄错了都不成。把我累的头晕脑胀，几次请示领导要求添人，总说人员缺乏，没能得到答复。这时我产生了思想包袱，我学的是会计为什么叫我干这个呢。想是想，但不闹情绪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

一天夜间，都到后夜一点了，主任一觉醒来出来小解，见我的屋里还亮着灯，他进来一瞧我在记账，他问：“你怎么还不睡觉哇？”“隗主任，白天我给这个提货，给那个提货，没工夫记账，跟您请示几次添人，您总说人员少添不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天天打夜战。”主任一听，才知道我天天加夜班，没提过加班费，又过几天就把打点心得师傅肖仁增给仓库添上了，从此我才轻松一些。

我的累还有一个原因，我在家是尽种地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冷不丁叫我管这么大摊子是吃不消。不过，我会反思，在家幼年时什么苦都吃过，工作再累我也能坚持。

（五）整社运动

光阴荏苒，转眼到了一九五三年。这年三月至六月，全县供销系统开展了整社运动，把各基层社的干部职工，分期分批集中到县社，学习“老三篇”等文件（反贪污、浪费、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、违法乱纪以及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）结合文件精神，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，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加强政治上的团结。

我是第二批参加的，全体人员集中听报告，然后分十人一组进行讨论，逐个先进行自我检查，做自我批评，然后开展互相批评。原则是批评者要出以公心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，与人为善，治病救人，不是图报复泄私愤。对事不对人，要做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

我以为刚参加工作几个月，自己没什么问题，在讨论中，别人都说，我却不发言。有人问：“付洪珍，你怎么不发言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刚参加工作几个月，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。”他还问：“付洪珍，我问你，你使的那个小镜子是买的吗？”“不是买的，是卸货时它掉在地下被人踩坏了，我想，卖也没人要了，我就拿到宿舍自己用上了。”“你给钱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为什么不给钱？”“一个好的才六百块钱，我给六百块钱还不成吗？”（六百块钱就是如今的六分钱）“前是小事，思想根源是大事，你必须得挖挖思想根儿，是什么思想支配的。”我做了口头检查，又写了书面检查，才算过了关。打那以后，我是谷地里的甜瓜——记住了，那怕用盒火柴也到门市去买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。

搁到如今，六分钱的一个小金子，还是坏的，算问题吗，那时候就是那么严格。

时光真快，一晃四年多过去了，一九五六年被从张坊调到房山城关。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太和庄村

邮 编：102407 电话：61386601